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錢華

喬家琉璃：被遺忘的明三彩藝術

「南有景德鎮，北有後則腰。」明朝流行的這則美譽中提到的「後則腰」，究竟在哪裡？為何「後則腰」能和「景德鎮」相提並論？

這不得不從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2005年收藏的一尊明代彩釉觀音菩薩陶塑像說起。這尊佛像綠黃褐三彩釉色光彩明亮，塑像底座背面刻劃了三十四個字符，曰：「楊城縣南石裡施主南張儀施 弘治十三年 本堂善人劉普明廉方 本縣東關匠人喬彬」，記錄了這塑像是1500年由匠人喬彬製作，而喬彬則是在山西陽城開業的家庭作坊的一個成員。

喬家宗教塑像

海外觀音研究帶來了喬家匠人其它傑出作品的發現，例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了兩尊：一尊是佛涅槃與侍從（1503年）；另外一尊是道教神像（1481年），可惜我去年興致勃勃去參觀的時候，並未展出，失望而歸。幸虧之後在網上看到了圖片和文字說明。費城美術館還收藏了另外一尊由喬彬父親製



觀音塑像 明 喬彬 普林斯頓美術館藏

作的觀音佛像。世界許多博物館公開了搜藏品中的由喬家作坊製作的這類三彩陶釉的其它作品，但是這類圖文集很少出版，並未引起公眾廣泛興趣。2010年年底普大美術館將這三家收藏的喬家塑像集中在一起，舉辦了一次具有特殊研究性質的展覽，通過介紹這幾乎被遺忘了的明三彩藝術，希望能發現另外的藏品和信息。策展人特別強調了研究喬家作坊的重大意義，這不僅有利於理解山西地區形成的陶瓷藝術風格，而且也能更多地了解帝國晚期的手工坊實踐。

喬家作坊燒製的塑像作品具有以下幾個特徵：粗壯的軀幹、豐滿的四肢以及程式化的模式，光亮的三彩釉也是其統一的標準。這些作品常常採用標準模塑組件製作，然後用手工增添出色的細節而完成。完成一件作品需要經過兩次燒製，第一次是燒製陶土主體，第二次是上釉之後燒製。

與景德鎮陶瓷媲美

喬家作坊的塑像與唐墓中發現的三彩瓷器關聯緊密，兩者都是採用含鉛釉低溫燒製的陶器。事實上，喬家的祖先就是做唐三彩的，由陝西西安龍橋遷至高平橋溝，經宋、元兩代，於明初才輾轉到陽城。開始是在縣城東關遊伴溝安家，後來為了就地方便取材，再加上後則腰的瓷土質量更好，所以才再次遷至後則腰定居，專門從事黑、綠瓷器和琉璃的生產，人稱喬氏琉璃。元代以來喬家匠人已燒製上釉的陶瓷建築瓦片和宗教塑像，明代尤其興盛。因作坊的名望，喬家燒窯工是從山西各地徵募來的。明代「南有景德鎮，北有後則腰」的美譽開始在全國各地傳揚。

山西是最早發明琉璃的地方，無論是質量、造型，還是色澤，均數山西最佳，因此，山西琉璃在全國盛名遠播。山西琉璃匠師門派眾



佛涅槃與侍從 明 喬彬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多，歷史上最為出名的有三家，即河津縣的呂家，太原市南郊的馬莊蘇家，還有就是陽城縣後則腰的喬家。而喬家又是其中人數最多、延續時間最長的一支。明代陽城琉璃匠師喬姓排列例為：伯（正統）——琛（景泰）——鳳、彬（成化）——繼（嘉靖）——宗（隆慶）——世、永、長（萬曆）——喜（崇禎）。喬家門派在山西琉璃燒造業中最負盛名。萬曆36年，喬永豐及其子喬長遠、喬長正父子三人建造的陽陵村壽聖寺琉璃塔，塔上嵌有一塊琉璃小碑，碑上刻詩一首：「琉璃寶塔創陽陵，天賜喬公來贊成。白手塗形由性慧，紅爐點色似天生。神謀不爽魁三晉，巧製無雙冠析城。巨業落成垂千古，君名高於碧雲鄉。」這正反映了喬家琉璃在當時享有的盛譽。

喬家和其它山西家庭作坊都是家族商業。高度保密的技術和生產方式通常一代接一代傳給男性家族成員。拜年長的家族匠人為師當學徒獲得經驗對作坊的持續非常關鍵。喬家燒窯技術的承傳是非常成功的。從普大美術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費城美術館的藏品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故宮山西琉璃

琉璃三彩是明三彩的典型，是指陶胎琉璃釉製品，北魏已開始用於宮廷建築，唐宋開始流行並復興，元代發展迅猛，明清進入全盛時期。明清時期的建築琉璃，是發展最為成熟的時期。

故宮博物院古建庫房中，存有一批色彩絢爛和造型奇特的明代建築琉璃構件。根據部分瓦片的題記和銘款，故宮博物院古建部館員徐超英追溯了來源，證明有些是出自山西陽城喬家作坊，他認為這些琉璃無論從規格還是造型方面，都和故宮風截然不同，都不應該是皇宮用料。

那麼，這些琉璃又是如何進入紫禁城的呢？原來上世紀50年代「三反五反」運動之後，大古董商岳彬被揭發是文物走私販，國家將他收藏和販賣的文物，予以扣押沒收。當時的故宮檔案記載沒收了653箱文物，共計4616件，故宮花近一年時間才完成清點和分類，其中有關古建的這批琉璃物件最終被調撥到古建部保管。想不到今天，這也成為了研究喬家作坊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豆棚閒話

文：龔敏迪

戲話玻璃

《狼圖騰》一書為了證明李白的突厥血統，不惜把他兒子的小名「頤黎」，說成是突厥語「狼」的譯音，查了一下突厥語的「狼」（Kurt），查了「頤黎」與「頤黎」相去甚遠。李白有兩個兒子，老大叫李伯禽，小名明月奴；老二叫李天然，小名頤黎。頤黎就是玻璃，直到《紅樓夢》中還有一個叫玻璃的丫鬟。古人視玻璃為寶物，所以出現在人名中也是很自然的事。

古羅馬普林尼（Pliny）的《博物誌》認為：人工的玻璃是3500年前腓尼基商人，用硝石在石英沙灘上壘灶做飯時偶然發現的。而中國二千多年前的吳王劍上，也發現過有裝飾的玻璃。自然形成的玻璃是存在的，李白的兒子名李天然，小名叫頤黎，就是一個例證。東方朔的《十洲記》稱「崑崙山上有紅碧頤黎宮，名七寶堂是也」，佛經裡把玻璃與金、銀、珊瑚、瑪瑙、車渠一起稱作七寶，藏之於七重寶塔之中，頤黎之名來自西域。中國古代有水玉、水精，那是指水晶。《五雜俎》說：「水晶雲為千年老冰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寒冷之地；而南方無冰，卻有水晶。」雖然有的時候水晶與玻璃也會被人混淆，但中國煉石造玻璃的歷史也很悠久，伏爾泰的《風俗論》就說：「兩千多年前，中國人最初造出了半透明狀的玻璃。」從西周開始，就有了繆琳、火齊、琉璃、料器、假玉、硝石等等名稱，有的時候，它與成分不同的外來玻璃的區分也不甚分明了。

玻璃的欺騙性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就說：「玻璃，本作頤黎」，可以用來作為主治驚悸心熱之藥；蘇東坡的《藥王齋》詩也說：「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明朝南京商船向日本輸出大宗商品中有這種原料做的玻璃珠子，被稱作「南京玉」，現在經過高科技加工的玻璃，已經躋身

於翡翠、碧玉的行列。一般把用作機械加工的玻璃稱作「車料」的，品質差的料器便是「壞料」。

現在接觸最多的是透明玻璃，走在大街上，到處可以看到玻璃櫥窗裡面，擺放着琳瑯滿目的商品，雖然玻璃光滑的表面，集中了無數路人熱切的功利和慾望的視線。但除了水以外，很少有甚麼物質可以介入其中的玻璃，不透水、不透氣，始終向人們強調着自己均一的厚度和環境溫度，讓人無法感受到藏在它背後東西的觸覺和嗅覺，是真是假？在商品社會，它總是介於不相干的兩者之間，是一種始終孤立的存。

早上出門的時候，一頭撞在了玻璃門上。摸着疼痛的額頭我突然覺得：玻璃，這種似無卻有的存在，是很容易成為一種無形障礙，擋在人們面前的。也許你平時忽視了它，但生活中處處有它的存在，你必須繞過它，才能過得去，不然，就很容易一頭撞上去。把玻璃做成玻璃瓶，就更可怕了。《組織的社會心理學》作者卡爾·韋克，有過一個實驗：把蒼蠅和蜜蜂，分別放進底部朝向亮光的玻璃瓶，結果執意嚮往光明的蜜蜂，不住地撞在玻璃壁上掉下來，臥在那裡動彈不得，暈頭轉向中抬頭望一望：發現周遭都是透明的……全然不顧光明與黑暗，盲目亂闖的蒼蠅，卻從背光的瓶口逃生了。生命被罩在玻璃瓶中，要做到從容是不容易的。如果處於這種情況下，我不知道自己會做蜜蜂還是蒼蠅？也許既不是蜜蜂，也不是蒼蠅，只是小心地穿行在玻璃與玻璃之間，但我會時時小心，不要自己也成了擋在別人面前的玻璃。

歐洲有個諺語說：「寶石和玻璃放在一起，磨損的總是玻璃。」但玻璃不會在意，因為那是需要時間的，且混過了當下再說。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蘇

旗袍物語（二）

昔日王樹前燕

花開了，樹綠了，人來了，又走了，除了對生命和美麗的深深感激，我們真的無法帶走或留下些甚麼。哪怕只是那麼那麼喜歡的一襲旗袍上的一個小小盤扣。

旗袍源於滿族的民族服裝。滿族的歷史非常久遠，它源頭遠在做夢時都無法翻身抵達的西周時期，它的前身是肅慎人。1644年，太宗皇太極定族名為「滿」。又因為太祖努爾哈齊曾在1583年建立了八旗制度，滿族人進京建立清王朝時，就被漢人稱為「旗人」。旗人穿的袍子，就叫旗袍。旗袍的稱呼原本是旗人男女共用的，民國以後才歸入旗女的衣箱。

清代的旗袍多用綢緞縫製，腰身寬大平直，衣長至足。平民的旗袍大多顏色較深，且以素面為主，平和而不張揚，常在宮庭裡走動的旗袍則顏色艷麗、濃烈。且衣面上「盤金滿繡」，繡花面積可佔70%，工藝之繁複精美，歷朝袍服都不能望其項背。旗袍的領、袖、襟、裙都鑲滾寬闊的各色緣飾，人稱「大鑲大滾」，少則一、二道，多則「十八



小小盤扣，絲絲柔情。 網上圖片

鑲」。旗袍的式樣以襟區別，如琵琶襟、斜襟、如意襟等。與旗袍配套的頭頂有兩大件，就是外觀觀感，像個牌坊似的「大拉翅」，和俗稱「花笏底」的高底鞋。整個造型高貴、挺拔、端莊、非常大氣。頗有意味的是，縱觀旗裝的直線輪廓和高聳威嚴的頭飾，與故宮建築的外形，在感覺上極為相似，而每座宮殿的朱檻碧瓦，雕梁畫棟及其豪華多彩的裝飾，與旗袍上繁複的裝飾同出一轍。原來，古老的民族文化的深遠、博大，可以落實於宏偉的古建築，亦可以呈現在一件小小的旗袍上。

時光已然流逝，清朝宮庭旗袍的奢華也隨著清王朝的消失而如水燈漸行漸遠，終於點在了幽深歲月的水底。「美人如花隔雲端」，現在，我們只能在海市蜃樓般的影視劇畫面上，憑弔大清國267年的基業，或遙想當年的衣香鬢影。

詩意偶拾

文：丁純

勒杜鵑

今夜，所有的話語都是拉雜的，只能靠瑟琴緩慢梳理勒杜鵑的芬芳。

她獨自躲在竹籬笆的膝下，像一張水彩畫，是誰遺落的作品呢。一朵含苞欲放，似音樂前奏的含蓄與低微；一朵患了眼疾般的恍惚迷離，如此這般讓我不敢相信，訝然了許久。

我腦海裡的勒杜鵑，在鄉下，在長滿高桿莊稼的平原自信而又堅毅，歲月老了好多次了，她卻怡然自得，澄澈如一條淺淺的河流。今夜，雨聲漸息，勒杜鵑是一支催眠曲，我枕着她的名字，恬然入夢。

試筆

文：吳翼民

伊甸山上吻「北京」

只知道有個上帝創造人類的至美境界伊甸園的，到了新西蘭方知，在這個國家第一大城市奧克蘭還有一座山叫做伊甸山呢。伊甸山與伊甸園沒有甚麼瓜葛，可以敷衍出跟伊甸園差不多的傳說，但既有了伊甸園就別再穿鑿附會續貂為好。我們登上此山主要為了眺望奧克蘭全景，同時也零距離接觸一下遠古時這座死火山留下的碩大火山坑而已。

伊甸山不雄偉也不險峻，放到中國去，一個小丘而已，但在島國新西蘭一馬平川的大草原也有些氣勢了，尤其鄰著有千帆之都之譽的奧克蘭，身價陡然飛升。其實我以為甚麼附加的東西也不要，光憑一個碩大火山口，這座山就可榮登新西蘭名山之列。

汽車在山腰泊定，我們就沿著山道一路登頂，奧克蘭美麗的容顏便如畫軸徐徐展開。這座城市精緻而寧靜，有數的高樓大廈和形態各異的房舍掩映在綠樹叢中，幾處海灣拐進城區，勾畫出一派蔚藍，蔚藍中點綴著點點簇簇的銀色遊艇以及桅桿。記起適才汽車途經海濱之時，果然一眼瞥見密密麻林的桅桿，——哦哦，千帆之都名不虛傳啊！新西蘭南北兩大島四面臨海，遊艇乃當地人們出度假之必需，遊艇帶來的便捷、快樂和浪漫造就了這一方人大氣開放友善的秉性。所以我們在新西蘭或澳大利亞處處能遇到友善的目光和熱烈的笑容，比之歐洲是勝上一籌的。便想起澳洲之所以成為華人最嚮往的移民地之一絕非偶然。人往高處走，但人更嚮往的是尊嚴。同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我感到在新西蘭生活應比在歐美舒心得多。

登頂伊甸山，好不心曠神怡，山頂平展一無遮攔，清新秀美的奧克蘭盡收眼底。碩大的死火山口就在腳後，如埋著一隻大鏟子，深達五六十米，綠草豐茂，可放牧羊，也可供調皮的孩兒滾翻戲耍，——國外孩子們可自由啦，可以不受拘束在山上滾翻、在海濱衝浪、一旁的家長非但不阻撓，還鼓勵慫恿，鼓勵放縱著孩子們去冒險。據說當年這座火山口噴出的岩漿多達一億六千萬立方米，可裝滿三萬二千四百個奧林匹克標準泳池。地球只得挑破一個「小癩子」，就有偌大的威力啊！

然而，再怎麼說，伊甸山在新西蘭可登名山之列，倘若搬到華夏神州，是無論如何不會有此殊榮的。神州三山五嶽千峰百嶺的，哪一座山不名聞遐邇？新西蘭這塊靜臥在太平洋深處的翡翠般的土地不以山取勝，而以廣袤的草原和蔚藍的海洋佔優。但聰明的奧克蘭人就憑著這座小山丘也要做些與眾不同的文章呢？適才聽導遊說，伊甸山上有個銅製的羅盤，標明了奧克蘭到世界許多國家首都的直線距離，其中標明了奧克蘭距北京的直線距離為10407公里。這可是個不



伊甸山 網上圖片

錯的創意設計哩。我在山巔找到了這個羅盤。一眼看去，銅質的羅盤基本呈暗褐色，唯一處被摸得金光閃閃，審視之，乃是BEIJING—10407km的字樣，與之並列的還有MOSCOW—16202km。亦即距莫斯科直線距離為16202公里。明顯來這裡遊覽的都為中國遊客，中國遊客蜂擁而至，皆要摸一摸北京的標誌，就順帶着把邊上的莫斯科也摸了個親呢。哈哈，沾光啊，莫斯科是名副其實沾了北京的光啊。

我看着羅盤，遐思着，突然走近來了一位華裔老婦人，細細端詳着羅盤，確切的說是細細端詳着羅盤上刻有北京的標誌，伸手去撫摸它，繼而情不自禁彎下腰來把臉輕輕地貼到了北京的標誌上。我見之心怦然而動，沒有去打擾她，也沒有跟她說甚麼話，只凝望着她的一舉一動。她把臉在羅盤上貼了一會兒徐徐站定復原了，就轉身向北方眺望了起來。我不知她不是想眺望遠隔兩萬里的祖國家園，也許是，也許不是，但剛才她貼臉於北京是千真萬確的。這一貼，多麼的意味深長，最能撥動人內心那最敏感的思鄉情弦啊！我不知道她有甚麼背景和故事，或許她是個早年就來此謀生的老華僑，或許她是近年來隨兒女來此的新移民，——來新西蘭的新移民可真多啊，大抵是這樣的軌跡：兒女先來這裡發展了，拿到了綠卡，就設法把父母也遷徙了過來；或者兒女在這裡立足扎根了，再生兒育女了，遠在國內的父母就過來幫助帶孩子了……我周圍的親朋好友中就有許多這樣情狀的老人。老人生活在異國他鄉，終究難忘祖國和故鄉的一切，於是來到伊甸山親吻一下「北京」，算是寄托了如許濃濃的家國情懷。

伊甸山上的「北京」之吻是我此番遊新西蘭體味到的最感人的一幕。